

全
邊
略
記

全邊略記卷之八

桐城方孔炤潛夫

兩廣略

湖廣土司在內

洪武元年二月。命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將軍。叅政朱亮祖爲付率師由海道取廣東。勅諭永忠等曰。朕昔平定武昌。荆湘諸郡。皆望風款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郡。亦相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兩廣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定亂正在今日。彼聞入闕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攝。無

固守志。若先遣人宣布威德。招之必有款迎者。不勞師旅。慎勿殺掠。阻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臨之。未有不。下者。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北。以次招徠。留守。仍與平章楊璟。合取廣西。肅清南服。在此一舉。又勅贛州衛指揮使陸仲亨。率本衛及南雄韶州等鎮軍馬。會廖忠永等。征廣西。諭之曰。近命平章楊璟等。由湖廣取廣西。平章廖忠永等。由福建取廣東。今特命爾率師。由韶州直擣德慶。三方進師。爲犄角。舉無不克。廣東既下。合

兵以取廣西。先聲既震。勢如破竹。但撫輯生民。無縱
侵掠。廖忠永等率再師。自福州航海趨廣東。先遣人
以書至廣州。招諭元分省左丞何真。真廣州東莞人。
少英偉。達書劔元末。仕爲河源副使。嶺海騷動。棄官
歸鄉里。率衆保障。至正乙未。邑人王成陳仲玉構亂。
真請于行省。舉義兵除之。擒仲玉。以歸。成築砦自守。
圍之久不下。真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于是成奴
縛之以出。真烹之。駕鑊車上。號曰。四境有如奴縛主
者。視此。於是人。以爲漢待蒼頭子。蜜莫及也。遂併有

循惠二州嶺表民賴以安。元授分省左丞。或陳符瑞。勸爲尉陀計者。輒斥之。師至潮州。真遣其都事劉克佐。上印章。籍所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穀表奉歸附。四月朔。我師至東莞。真率官屬出見。師進次虎頭關。元將盧左丞張元帥各率所部來降。遂入廣州。時僞叅政邵宗愚據三山寨。殘暴聞王師入廣。遣人納降。遷延永忠知其詐。夜二鼓發兵直抵其寨。詰旦破之。獲宗愚。徒黨皆斬。檄諭海南海北之邵縣悉皆歸附。陸仲亨率師畧定英德清遠連州肇慶。進攻德慶。元將

張鵬程棄城走。廣東悉平。永忠遣人送何真降表至京師。上賜詔褒真。謂其保境安民。以待有德。不勞師旅。先期來歸。其視漢唐名臣。竇融。李勣。奚讓。特召真乘傳入朝。賜宴。仍賜白金千兩。文綺紗羅綾絹各百匹。將校各賜有差。諭之曰。天下紛紛。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爲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流毒。身死不悔。斯不足論。湏者。師臨閩越。卿卽輸誠。不煩一旅。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者。授真朝奉大夫。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楊璟等兵克永州。鄧祖

勝食盡力窮。啣藥死。叅政張子賢萬戶何義千戶劉仲拒守之。胡海等踰城入。子賢復率衆巷戰。衆潰。執子賢。蜀思誠等遂克之。璟引兵進攻靖江。永忠亮祖進兵取廣西。攻梧州。元達魯花赤拜住率父老迎降。時元吏薛普顏帖木兒張鵬。以便宜從事入廣西。行州次藤州。聞我師至。欲募戰無應者。旣而聞州守吳庸出降。乃率所部百餘人走鬱林。亮祖勒兵追斬于是。潯貴部州柳。所次降附。亮祖分道府江。進克平樂。府璟等克清江路。下令禁止侵掠。復遣攻下柳州。招

諭兩江溪洞。七月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術右江田
州府土官岑伯顏各遣使賫印章請軍門降。永忠次
潯容州同知明安普花迎降。進次貴州鬱林知州張
那海亦降。進克橫州。次南寧。元土浪屯田千戶宋真
欲其守將平章皎住等遣使請降。永忠悉收諸司印
章。命真守其城。遣指揮耿天璧等討元平章阿思蘭
于象州。師至賓州境。何思蘭部將李戰敗。知勢不可
爲。乃率所部請降。獻其銀印三銅印三十七金牌五。
中書省臣言廣西諸洞雖平。宜遷其人內地。上曰。

溪洞徭獠雜處。其人不知禮義。順則服。逆則變。未可輕動。惟分要害。以鎮服之。日漸教化。自不爲非。數年之後。皆良民。何必遷廣西。悉平廣西。布政司領長官

司三

永安上林安隆右隸兵部武選司

廣西土官一百九十七

田思恩

思明鎮安知府四人。思明結安下石西利州都結奉議。思坡上思龍英鎮遠江州結倫同舉化都康茗盈萬承全茗上下凍泗州大平向武南丹歸順安平萬承忠州思陵龍州歸德那地東蘭上隆知州三十三人。左州同知一人。羅白憑祥上林陀陵羅陽忻州。知縣六人。上林縣丞一人。懷遠主簿一人。桂平貴溪典史二人。永平寨波羅里大洞三寨鎮安平鄉理源鎮高井寨尖山鎮周冲都樂墟古江口羅目鎮慈樂寨東鄉巡簡十三人。木盤浦鎮鄒寨白石寨覃觀旺思隆鄉連城鄉武羅鄉武林鄉辛安寨東禪鎮那龍寨

大約鎮寨下市界牌鎮安城鎮歸仁鎮古冢寨翠峯
寨白面寨遜隆寨西舍寨麗壁市桑江口占豈鎮三
畔鎮三門灘大寧寨龍門寨靖寧鄉宜良鎮都博鎮
新興鎮歸化鎮吉清鎮廖洞鎮江口鎮章駱鎮安湖
鎮樂善鎮莫離鎮武陽中洞鎮通道鎮清流鎮思管
鎮鵝頸隘保江鎮西洞鎮濛江鎮萬石鎮安永鎮縣
郭鎮清水鎮李廣鎮思龍鎮東江鎮德勝鎮大曾鎮
思農鎮北蘭鎮安化鎮普義鎮吉定鎮歸思鎮上保
鎮金城鎮方村蒙村窮果兩江口峯門寨南源寨常
安鎮龍平寨西嶺寨鎮峽寨白霞寨邊蓬寨信都鄉
沙田寨樊家寨白花洞口渠樂寨金城寨八尺鎮那
樓寨橫山寨南鄉南里鄉大宣鄉馱演寨鵝頭鎮都
名鎮丹陽鎮周冲大宣鄉靖寧鎮大黃江口北山懷
遠鎮湖山渡頭副巡間一百二人嘉靖初年設武定
州知州一人田州吏自一人臨時岩馬甲大田子甲
子甲陽院思郎累彩伯河武龍拱甲床甲婁鳳下陸
縣甲某甲若柔伯牙思幼候周思恩白興龍定羅定
安古零那馬下旺都陽巡簡二十八人改流四知州

二人養利上石。知縣二人。湖廣都司領宣慰司二宣
崇善永康。右隸吏部驗封。

撫司四。安撫司九。長官司二十。蠻夷長官司五。水順保靖。

爲二宣慰。施南散民思建容美爲四宣撫。東鄉五路

忠孝忠路金峒龍潭大旺忠喇高羅桑植爲九安撫。

臘慈峒凌著黃峒驢連峒施容施白厓峒思家峒五

寨草子坪搖抱峒上交茶峒劍南木冊鎮南崖板山

瑪瑙五峯石寶水盡源通塔平石梁下峒臻剖六峒

橫坡等等爲二十長官。鎮遠隆奉西坪東流臘壁峒

爲五蠻夷長官。湖廣土官五人。南渭施溶上溪。知州三

右隸兵部武選。簡二人。右隸。二年湖廣省臣言慶遠地接八番溪洞

吏部驗封。所轄南丹宜山諸處宋元皆用其酋爲安撫使以統

之天兵下廣西安撫使莫天讓首來款附宜錄用。

上從之。改慶遠府爲慶遠南丹軍民安撫司。置安撫司同知副使。經歷各一員。以天諫爲同知。王毅爲副使。夏辰州二十八洞友九溪九度水米坪散毛柿溪等洞蠻夷作亂。命衛國公愈登爲征南將軍。楊璟爲副。率兵討平之。凡克四十八洞。石江諸蠻作亂。討平之。至是復命良率寶慶衛指揮胡海等攻銅鼓五開潭溪曹滴勝浪篤莫洪州古州等。誅其首撫其餘。使復業。凡平崗寨二百餘所。皆編戶附籍。輸租奉法。地方遂寧。十八年四月。思州及五開出諸峒蠻夷作亂。

命信國公和

湯

江夏侯德興

周

率師討之。蠻寇聞王

師至，輒窟匿山谷。退則復出剽劫。和等乃于諸峒分屯，勦捕夷其窟穴，俘戮四萬餘人。旋師柳州府馬平縣。主簿孔性善言溪洞獠種恃險竊發，殺掠吏民。及官軍討捕，則退入深谷，操強弓，注毒矢，潛于隘。卒不能獲。兇頑自恣，乞立寨置兵，扼襟喉，斷出路。警穴中之鼠技窮，食盡，可以盡勦。然此雖盜賊，豈無良心。昔陳瓌文爲縣時，獠種應役，厥後長吏撫字，乖方始復反側。誠使守令得人，示以恩信，論以禍福，兇頑豈不

革心。上嘉納其言。命吏部凡臨溪洞郡縣。擇賢守令以撫輯之。十九年。湖廣都指揮奏請運施州崇山大庸五開黃平平越等衛軍食。上覽奏謂戶部曰。崇山大庸屯種歲久。何得乏食。數年來軍中無尺寸之功。但知需食有司。而不惜吾民供給之困。惟施州從其請。五開等處令軍士屯田自食。二十年。廣西潯州府知府沈信言。府境接連柳象梧藤等州。山溪險峻。猺賊出沒不常。近者廣西叅議湯敬恭爲大亨羅祿山生猺所殺。官軍討之。賊乃登陔巖崖。拔綠樹木。

徒如猿狖追襲所不及。若久駐兵瘴癘時發。兵多疾
疫。及至兵退復出爲患。臣以爲桂平平南二縣舊討
徭民皆便習弓弩。慣歷險阻。若選其丁壯千餘人。免
差徭。給器裝。各團村寨。置烽火。與巡司民兵相爲聲
援。協同捕逐。可以殲之。上曰蠻夷梗化。彼習然也。
若土官能招徠之。何用殺。若無事。但當謹其禦。使不
爲患耳。寇不已。民不堪。則發兵討之。何必團寨。二十
一年正月。賴賊湖蠻叛。命東川侯海胡爲征南將
軍。帥師十萬討之。師渡九溪大庸。度天火嶺。六古罕。

洞擒獲蠻酋夏三八占皮等。械送京師。還次賀山。擊斬蠻兵千餘。分道勦捕散毛部落。俘獲亦千計。還京。二十八年冬十月。楊文等師至奉議州。兵分勦向武都。康龍英等州。斬叛酋黃世鉄。黃嗣徽等。又征南丹州。斬其酋莫金。分兵勦大藤。峽江南巖蓮花寨諸猺賊。擒戮其叛酋陸充公等。餘悉撫定之。擒賊共一萬八千餘人。開設奉議南丹潯州慶遠四衛。向武池河懷集賀縣四守禦千戶所。守其地。遂班師。洪熙元年。廣西總兵韓觀奏桂平蠻民爲亂。請捕之。勅曰爾

期撫綏其民。悉使得所。非專以兵威也。民或迫有司。誅求逃還。行劫苟圖自存。宜諭使復業。毋輒進兵。如其不服。發征何晚。宣德七年三月。廣西總兵官都督山雲奏。斬獲廣西桂平等縣蠻寇覃公專等首級之數。上顧尚書許廓曰。蠻夷害我良民。譬之蝨賊。害稼不可不去。然殺之過多。亦所不忍。廓對曰。兵誅有罪。自取滅亡。非朝廷有意殺。上曰。天地以生物爲心。今雖殺賊。官軍豈得無損。朕意欲兩全之。庶幾不愧天地。正統四年七月。廣西慶遠府南丹州知州莫

禎奏本府所轄東蘭等三州土官所治。歷年以來。地方寧靖。宜山六縣流官所治。谿洞諸蠻。不時出沒。原其所自。皆因流官止能撫字。附近良民。而谿峒諸蠻恃險爲惡者。不能鈐制。及其勦而民與諸蠻交結者。反泄軍情。致賊潛遁。詐爲向順。會未幾何。仍肆劫掠。是以兵連禍結。而無寧歲。願授臣本府土官。其流官總理府事。而臣專備蠻賊務。將谿峒諸蠻積害者。殄絕。其餘則編伍聽調。據巖險者。拘集平地。使無所恃。擇名望者。立爲頭目。加意優恤。督勵生理。各村寨皆

置社學使。漸染風化。或三十里。或五十里。設一堡。使
土兵守備。如賊不除。地方不靖。乞究臣誑罔之罪。廣
東欽州民黃寬等。自宣德初。誘脇居民二百九十餘
戶。井田土。投獻安南。先已勅三司行撫。不服。奏曰。考
本州圖誌。自漢馬援討平。以銅柱界之于西南。以分
茅嶺限之于西北。其界限之內。自洪武來。俱隸欽州。
今分茅嶺之內。三百餘里。銅柱之內。二百餘里。悉爲
安南所侵。如遺勅安南王。令還侵地。則民不招。自還
矣。九年。廣西總兵官秦種孫。數多乞增軍伍。英國公

輔議查得江南蘇州等處。清出廣西軍丁多畏炎瘴。不肯前乞遣官督發補伍。况廣西丁男四十八萬餘。口俱不畏瘴癘。乞照洪武梁軍事例。約計丁數量。梁軍制曰。可。十四年總兵柳溥伏奉勅調軍于清浪。竊以廣西兩江土兵叛服不常。起調擾煩。恐生他變。上允其奏。天順元年。柳溥曰。柳慶賓州工林武。綠蠻賊猖獗。攻陷城寨。僞稱剗平王。臣設策出奇。令士卒攀藤緣崖。斬其賊首黃公好等五百餘。事得平。廣西少監朱詳告警曰。徭賊千百餘。羣劫柳州之柳。

城南寧之武緣里田荒蕪。道路梗塞。乞借楚黔所征兵以從事。二年總兵朱瑛報永福之捷。領桂林兵抵理定南鄉蘭麻。斬其首陳公果千有一百。廣東副帥翁信亦報廉州之捷于木頭河。獲級二千。部稽之曰。前此信袖手觀賊而後捷。則撫臣葉盛未之間也。令糾察之。三年時兩廣盜竄起。雷廉高肇之地。或數百里無人。比爲有司貪恣所致。或保襲土官。或調遣土軍。或輪班官軍。或豪富賣閑。百計巧取。激變蠻夷。上命都察院榜禁之。巡撫葉盛奏瀧水縣徭賊鳳第。

吉爲寇臣等斬首三百。合首賊以俘。少監朱詳奏廣
西零賊不常有。司輒以奏報。竇聖聽。臣請賊徒衆
至二千以間。其餘定限類奏。部議廣寇不時流劫。而
詳如欵類奏。若允所請。非惟軍法無由知彼。而兵民
受害。亦將無所控訴。宜令遇賊卽奏。不得隱匿。上
從之。四年。巡撫白圭奏報。種賊流劫永州。破桃花批
杷二所。永明江華二縣。請治陳景李震失機之罪。去
秋。田州府頭目呂趙殺其知府岑猛。謀岑氏以襲。至
是春。撫葉盛按吳禎。率兵攻功饒。焚鳳二關。呂趙挾

岑鐸而遁。追至雲南富州。奪鐸斬趙。委岑鏞掌府事。州州以平時。三年內。廣西累報賊情。不下四百餘起。大司馬責其因循類奏。請治大帥。過興以下諸將。領罪狀。少監朱詳亦奏賊破藤縣。指揮張能開門而逃。縱其大掠。于是過興奏報慶遠清潭峒賊。葦台海等六百二十級。古河毛洞一百二十級。劉玉奏報賊首禁得一百九十級。白石崖七百餘級。焚巢全師。李震奏報橫水溪寨五百餘級。莫宜中平寨六百五十級。令過興夾攻圍山諸徭。盡克之。斬獲以千計。兩廣總

兵顏彪奏報。潯州大藤破七百餘寨。斬獲二千二百有奇。大都譁張其說。至乃殺降附諸蠻。及民之供億者。官軍乳虎也哉。不知中丞葉盛贊茲機務。允爲草撓。抑又何也。五年潮州府揭陽縣沿海邊民作耗。戕指揮劉琛通判劉恭等。推原所自。蓋舊守周宣縱賊首李斌不誅。而左右蕭宗榮悉其黨。雖招安履行。而肆掠如故。每勦捕令下。謀輒泄。至是潮守李永寧暴其狀。下葉盛區畫之。成化元年兩廣巡撫吳禎奏廣西泗城州土官岑豹聚四萬劫上林。又殺岑志。滅其

族部言豹強獷如此。可則撫之。否則禽之。是時兩廣蠻候大狗亂甚。蔓延廣東高廉雷之境。所至殘毀。

上初卽位。銳意南討。集廷臣議。兵部尚書王竑言。峽賊稱亂。其始由守臣失策。以招撫圖爲苟安。長其驚駭。譬諸驕子。愈惜愈啼。非流血撻之。啼不止。爲今之計。當大發兵。竊見浙江叅政韓雍。智慮過人。材兼文武。屬以討賊。可紓南顧憂。而諸將中。惟都督趙輔。材畧可任。乃擢韓雍爲僉都御史督軍務。趙輔爲征夷將軍。帥兵討之。右都督和勇爲游擊。太監盧康。陳

宜爲監軍。戶部侍郎薛遠督餉。御史劉慶任霖紀功。閩外之事。一以屬雍。二年三月大軍至南京。衆議欲分江西軍及達官從遊擊。由庾嶺入廣東。大軍則從湖廣入廣西。以賊在廣東。宜逐之。在廣西。宜困之。雍曰不然。兩廣已無完郡。而大藤峽賊之巢穴。不是之圖。而趨其末。未見其能濟。苟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援高雷廉。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舉無不克。何須于逐。自古蠻夷來寇。不可以禮義較。惟勝之而已。

于是總率諸道兵。逕進。用土兵爲先鋒。先破修仁。荔
蒲。遂進擣藤峽。覆其巢穴。其中盤亘數百里。山澗險
阻。有崖名九層樓。尤爲險峻。官軍直抵其上。磨勝崖
爭。記歲月而還。蓋自國初以來。但能威之。使不出而
已。未有窮而破之如此役者。遂易峽名。斷藤。以誇武
功。乃遣將四出。雷廉高肇諸寇。以次削平。自此蠻夷
畏懼。粵服侵安。雍等之力也。雍性剛果。主斷罔疑。賞
罰明信。號令嚴肅。故兵出有成功。雍調達官千餘名。
專一將領之。猺獠出入山林。利用鏢鎗牌刀諸短兵。

不能當騎射。故達軍所向輒勝。賊畏之。乃奏留兩粵間。四年。雍督叅將夏鑑僉事陶魯。捕賊于思恩。潯州。斬黃公漢等三百五十餘人。然柳廣歲饑。雖散復聚。可慮也。鑑魯又捕賊于石康。所斬百有九十人。三月。雍奏廣西猺賊林裕肇等。比擒斬六百餘人。五年。僉事陶魯奏立總府于梧州府。起復韓雍。雍奏于城東別立城。移奉議衛官軍以實之。報可。雍同廣西巡撫張鵬。勦六六龍。猺之蠻于平川。廉村。得捷二百有三十。十四人。上以殘賊根株未除。毋以小捷怠。十一月。

巡撫陳濂奏高廉雷肇四府及連州行伍無定勞逸不均。以故將不知兵。兵不識將。臣議欲分兵爲四哨。新興瓏水陽江新會等爲左。靈山水安爲右。石城信宜并雷州爲前。德慶抵連州爲後。每哨以四千。人爲率。分八班。如此其可經久。十年太監黃沁劾奏。叅將諸守臣不報南丹之失。南丹土官莫必勝劫荔波人民二千者。殺三千者。擄而賊首韋萬付等。流劫天河懷遠桂平羅城義寧雄縣武勝柳城岑溪古田諸縣。不可勝計。部駁之曰。賊勢充斥。旁午而心等未聞一

策歸罪叅屬。且盜踰年矣。太監陳瑄總督吳琛總兵陳政俱負重寄。宜加切責。行御史勘之。時布政何宜之固也。張敷之貪也。比周沁訐雍去。公論失平。十二年總督朱英奏獐獍屢叛不常。然亦尚可善化。臣勸誘之。能去逆効順者。定爲編戶。復其徭役。三年則有荔波縣立山鄉。賊首李公主。令其子扶實率衆四十來降。請立爲縣。有衆數萬。俱願歸附。叅政袁愷隨招馬平縣獍老五百二十八人。叅議謝綬招蒼梧縣獍六里一千七百九十人。副使范鏞招陽翔縣獍。皆編

戶其籍。樞部項忠曰。可獎也。十六年。太平府知府何楚英。龍州土官知州趙源。憑祥縣土官知縣李廣寧。各報所得安南情事。謂安南之攻老撾。以去秋興兵八萬。開路積粟。令其臣東正議。與戰大敗。失兵二萬。至十月。國王黎灝親率九萬。復爲滿國兵所邀。死者三萬。總督朱英以聞。勅曰。安國悖禮滅義。自取敗衄。爾其勿怠于邊鄙。十七年。兩廣種猺羣起。總督朱英總兵陳政。由靈山石龍。引軍鬱林容縣。擒斬以三千計。馳勅獎勞。二十二年。巡按徐同愛疏曰。古城

王古來攻殺交阯所置提梁苻交阯怒兵壓其境古來懼率其妃王孫千餘人載方物至崖州赴愬勅曰古來殘敗餘息間關萬里提攜投附情可矜憫其撫恤餼從毋致凍餒命都御史屠濬往諭之弘治二年兵部奏湖廣之戍于潯柳者多殄于瘴宜減其班軍守臣報曰楚蠻粵僮互相侵擾楚之戍粵亦所以爲楚也寶慶七衛之在梧州九溪三衛之在柳州者其瘴重宜免楚軍而撥寶慶寧遠永州以守柳州撥九溪永定常德以兌全州其省城瘴輕則留長沙

衡州岳州夷陵四衛之班于城。更番府江居處得所。邊鄙無虞。從之。古城王古來旣還國。乞如永樂時。督兵護守。以振安南部。議永樂之遣將也。正黎李之弒。逆非爲鄰境交惡故。豈據單詞。冒險涉海。遠戍代防。非懷柔之道也。田州土官岑溥爲恩城土官岑欽所逐。暫居潯州。朝議令按察司陶魯督臨之。諭其釋怨。泗城土官岑應復奪貴州十八城。與欽割田州分其地。官軍往撫。出境敗敵。而應復援之。都御史秦紘單騎入田州。逐走欽。縛以歸府。上慮紘孤軍遠入。

勅都督馬俊按司陶魯助其聲。厥後應與欽互殺。以平。六月廣東德慶徭鄧飯主爲寇。總督奉絃太監王敬總兵毛銳五路征之。察司陶魯叅將陳睥領其軍。白玉自魚子口馬義自瀧水。孫璧自三州。安紀自辣頭。李寅自南鄉。斬首五百。廣西古田僮爲梗。副帥馬俊入賊箐中。叅議馬鉉俱死。戶部郎周琦曰。桂林古田山勢相連。我軍攻之。如石投萍。隨散旋集。財匱罔功。宜以二十萬夾攻。覈其真僮。蠲其渠帥。而撫其殘村。立爲土官。招集逋民。復其故業。如江廣砍山流食。

之人給與土田免其徭稅。以夏徵調以霜降進山兵不費農矣。合勦不如獨攻。明捕不如暗執。此制種之策也。八年總督閔珪曰。臣等酌量山巢險易。賊徒眾寡。將官軍土兵分爲四哨。一哨兵萬一千六百人。副總兵郭鉉副使武清將之。自理定荔浦進勦。府江西岸一哨兵萬七千二百四十四人。左叅將毛倫僉事劉信將之。自平南五屯進勦。西鄉一哨兵萬七千六百五十人。右叅將歐盤右叅議吳昭將之。自象州脩仁進勦。陸峒一哨兵萬三百五十人。遊擊將軍王永

僉事王本儉指揮使謝謙將之自平樂虜遵進剿府江東岸又調署都指揮孫璧僉事黎鼎兵七千二百自賀縣進備賊東道合王永夾攻尅期齊抵山巢按圖撲滅十月占城國王古來遣子沙古詣關告安南侵殺乞大臣往爲解詞甚哀廷議故事無大臣爲外國構和者上意終欲遣大學士溥徐等曰安南負固險遠自成化來屢諭還占城之侵地彼實未嘗輸情今徒掉口舌難施威力小則掩過飾非大必執迷抗令使臣無以復命致虧國體且哈密爲土魯番

所奪三十年命官遣將互相仇殺亦不能槩以王法爲斷。今安南奉正朔而占城名號如故。誠僞未可悉。上乃罷遣。九年總督鄧廷瓚奏分布土兵之策。優授土官諸事。兵部會議曰。古田縣密邇省治。雖有獍獠亦多良民。其間土地皆民世業。若克平之後。遂以韋祖鉉次子爲土官。數年之後。良民用稅皆非我有。卽欲設長官司亦止。可于本處土民中選補。執印侵地。雖岑接父祖之過。然再四撫諭。岑接尚不肯歸之。土官似未改圖。遽使實授。則志轉驕溢。非取土官之

法思恩府兵力已盛。若更益以賓州八寨。漸不可制。止可于本府土舍中擇衆所推服者。署爲長官。設長官司。徑隸廣西布政司。其本府甲軍土兵。照數派調。遷江所百戶軍德等。止理本寨。獠獞土兵。不得與長官司事。以生嫌隙。昭平堡。係腹裏地。若增設土官。是以夏歸夷。恐貽後患。况府江一帶。近設副使。其土官黃瓊子。不必遣。止令每歲各出土兵一千。聽兵備提調。其餘岑溥之復職致仕。歸順峒之改爲州。岑瑛之改授知州。龍彪之改授昭平堡巡簡。請俱如廷瓚。

所奏十一年御史萬祥奏兩廣地自景泰初年調廣
西官軍從征廣東各山峒賊乘機竊發高山之徭日
下平地深洞之種時出近村天順成化以來大肆今
古州通縣盡爲賊有以次蠶食義寧永福洛容等縣
村落時於深定理定江路行劫又與始龍賊通脩仁
舊縣西鄉亦爲賊據新縣東鄉僅存良民數十餘家
今賊穴在桂林者古州始龍江西延三處在樂平者
荔浦脩仁府江三處在永安者西鄉一處在柳慶者
則白牛上油肆滴二都三都四五都等巢非止一處

在廣州者十三村。後山藍糞流溪四處。在惠州者黃洞一處。在高州者雲爐大桂平地石羊各瓜。捌領六處。在廉州者毋鷄山木頭洞二處。在肇慶者羅傍山大潭坑二處。聯絡州縣貽害地方。當先蓄糧。如往年朱英之征木頭洞。飭兵如往年山雲之剿三都。有事古田。則調廣西省下。與廣東官軍各四千。湖廣官軍鎮安。歸順。向武。王兵各三千。奉議。都康各二千。桂林夫款五千。平樂三千。共調三萬之上。有事峽山。則調潯州官軍二千。廣東四千。田州土兵一萬五千。泗城

一萬二千。思明太平武靖各三千。龍州二千。江州一千。共調四萬之上。有事柳慶則調柳慶與湖廣官軍各二千。思恩土兵八千。東蘭六千。南丹三千。遷江安陸各二千。那地永順安順各一千。柳州夫欵三千。慶遠二千。共調三萬之上。以九月霜降刻期進取古田。分布在於浴容柳城臨桂義寧永福懷遠融縣一帶。要處。峽山分布。在於潯州象武平南貴縣一帶。要處。柳慶分布。在於宜融柳城馬平折城來賓象武一帶。要處。營壘連絡。聲勢振動。三年之後。果有成功。可無

後患。則古田之兵。可移脩仁荔浦。下及府江。上至始龍江西延等峽山之兵。可移永安。上至貴縣龍山下。至平南小田等柳慶之兵。以次可移。縣復一縣。州復一州。廣西事妥。優養將士。順流廣東。攻取羅傍山大潭坑十三村。黃洞雲爐大桂等巢。迎刃而自解矣。十二年。田州府上官岑溥爲其子獠殺。獠亦自刎。次子猛方四齡。頭目黃驥護至省城告襲。南寧頭目李蠻遣兵來迎。驥誣蠻爲變。請調思恩土官岑濬助之。濬受驥賂。約分其府。武龍等地。濬攜猛去。守臣攝之。乃

出猛。猛率得襲。濬怒。要結泗城土合岑接。東蘭州韋祖鉉各攻蠻。入田州。殺掠萬人。城郭墟燬。叅政武清往田州。勘治其狀。濬納清金寶以萬數。清曲爲佑之。後以貪暴黜。先是古田獍獠襲殺藩臬守臣。請大發兵。問其罪。越數年。益猖獗。道路爲梗。守臣鄧廷瓚請發兵九萬。部議未允。貴州巡撫錢鉞亦奏都勻之亂。請益兵五萬。部議以清浪平越之六千臨之。勿動大衆。錢鉞復奏。土官漸被聖化。汚俗已更。請令其應襲子孫得與宣慰學充貢。使之習禮。以杜爭源。黔備虛。

空有闡職比試之例。納米者免其試。都清二倉實矣。十六年廣東瓊州黎賊符南蛇反。戶主事馮顯奏。本府遠在大海之外。山有五指山。黎峒雜居。外有三州十縣一衛十所。週三千里。成化間黎人作亂。三度征討。弘治來。瓊守張桓余濬相繼貪殘。大失黎心。南蛇自相攻擊村落。有司不察過傳。動于鋒鏑。誠可憫憫。五指菁林險阻。兵不能入。乞勾考土官。應襲者熟知夷情。給以犒勞。可得精兵數萬。以夷攻夷。不煩軍旅。部從其議。增設兵備。以王繼彈之。十六年符南蛇平。

擒斬以三千計。十八年廣西泗城州土族岑九仙乞襲職。本兵劉大夏駁之曰。故知州岑豹叛。臣遺孽。今之岑接。皆傳爲梁接。不知九仙何物。適逃。妄授漢岑彭之裔。考岑氏譜。始祖本納罕。于元至正間。與田州知府之祖伯顏。一時受官者。九仙塵瀆。應治以罪。其諂媚夷情如此。正德十二年。總督陳金奏報府江擒巢之捷。得賊六千。本兵王瓊敘有功者。各陞階蔭。賚有差。大率嶺南險遠。有司貪剝激夷。逆我顏行。及大軍四調。多殺良熾。降虛張克捷。主之者。夤緣增秩。多

失實云。十三年五月都御史陳金奏廣西府江北抵桂林南連梧州而平樂府縣界乎其中。上下八百餘里。兩廣州船必由之路。民夷雜居。無城郭之限。苗賊據險出沒。江道阻塞。近雖調兵征勦。而林菁溪密。不能盡殄。時復潛出爲患。臣等詢訪衆議。欲於昭平堡創建守備。移平樂指揮居之。摘撥桂平柳梧之民。欵分番戍守。府江之患消矣。議可。十六年廣東蘇峒十八山青龍岡盜平。所俘斬以萬五千計。總督楊旦太監王堂總兵朱麟俱蒙褒賞。初思恩上司劉召叛。合

其黨黃安等。奪定羅堡。剽掠良民。兵備副使等。檄田州土官岑猛。勦捕之。猛佯許。而按兵境上不進。都指揮孫震。直前立營撫之。爲賊所執。守巡數遣人省諭之。召詭言。掣回田州兵。乃出震。守巡不得已。從之。又欲盡掣思恩守城兵。守巡不可。召亦竟不出震。是時諸土官黨逆觀望。莫肯用命。總督張嶺等。請調湖廣承順保。請土兵萬人勦之。先是田州岑猛叛。總督盛應期。巡按謝汝儀。議大征。及應期解任。姚鎮代之。復條前情。猛具疏陳辯。乞遣官體勘。朝廷拘留其抱。

奏者盧九。且待事寧。嘉靖六年。大兵十萬至。殺猛子。邦彥。順州土舍岑璋。誘斬猛以獻。寇首既誅。姚謨請將田州改流。留叅議汪必東。申惠。叅軍張經。以萬人填其地。守稍懈。兵亦分。必東以疾移。于是其黨盧蘇。王受等。借交趾兵十萬。薄府內。應謙起。戕官軍。燒其食。據府以叛。佯爲乞撫。已乃又攻思恩府。據之。都御史黃裳言。盧蘇賊衆未多。而永順保靖兵素無律。所過苦擾。請毋調遣。便本兵持議不合。請勅王守仁視賊緩急。以便從事。王受人思恩。執知府吳期英。封。

其府庫而自攻武緣守巡鄒輓以間道奪門得期英
賊遂遁新建伯南兵尚書守仁疏曰臣惟兩廣軍門
振其軍威自足制服諸蠻因循怠弛軍政叢壞一有
警急必倚調土狼若猛之屬者而後行故此輩憑兵
日增鴛鴦及事平則又功歸于所司彼無所與兼不
才有司需索引誘與之爲姦徵發愆期調遣不至土
族下憤日深月積至加以叛逆而征之夫已暴之惡
誠宜加誅然致彼若是亦當反思咎責使內治外攘
我有餘力彼將自服夫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父子

及黨惡數人而已。其衆固皆無罪。今黨惡旣戮。天討已行。乃又不勝盧王二酋之憤。遂不顧萬餘命。竭兩省財。動三省兵。騷然塗炭。兩年于茲。曾首未得。徒爾兵連。無罪死者。十已六七。山獠海賊。乘釁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旣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十百于二酋者哉。臣以爲宜開其自新。息兵罷餉。休養瘡痍。絕覬覦之姦。弭不測之變。區處旣定。德威旣洽。二酋如尚不悛。執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事。何足重煩天兵。以泄憤于小醜。臣非不

知僥倖成功。苟免怯懦。邀美目前。設難日後。此人臣
喜事者之利。非國家之福。生民之庇。臣所不忍也。流
官之設。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思恩未設。流前土人
歲出土兵五千。聽府調遣。既設流後。歲發民兵數千。
備土人之反復。流官無益。斷然可睹。田州切鄰交趾。
其間深山絕谷。皆獠獞。乃存土官。藉其兵力。爲屏蔽。
若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後必有悔。上
曰。守仁才略素優。論奏必有所見。五月。提督王守仁
報思田賊平。其疏略曰。臣與御史石金及藩臬將領

會議思田禍結二兩省已踰二年今日必欲窮兵則有
十患。若罷兵則有十善。何謂十患。今皇上推至孝
以治天下而驅數萬赤子傷天地和一也。軍興所費
數十萬梧州倉庫空虛二也。調兵久戍疫逃接踵復
之鋒鏑土崩瓦解三也。民不得耕織久慮亂四也。土
兵市井徂徠挾此貪恣五也。徭徭巢穴數千百計營
堡關隘之兵募補然且不敷今復盡聚之一隅六也。
餽夫騎馬取辦南寧諸屬民困之極非盜則死七也。
岑猛之滅各懷唇齒之疑蘇受之討皆有狐兔之憾。

土司遲疑觀望。所恃獨湖兵耳。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家例有償銀。費亦鉅萬。今道路怨苦。勢必逃遁。雖誅之不能止。八也。田州深山絕谷。皆獠獍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欲雖改土設流。其與誰守。爲邊夷拓土開疆。九也。旣以兵克。必以兵守。一失制馭。變亂隨生。十也。何謂十善。活數萬無辜。明昭好生之仁。遠夷感德。一也。惜財省費。畜其贏以備他虞。二也。久戍之兵得歸。無疾病死亡之慘。三也。及時耕種。不迫爲盜。四也。罷散各土兵。知朝廷神武。不殺消彼。

驚。驚。陰。斷。反。側。五也。各歸舊守窮邊沿海咸得脩復
六也。解百姓倒懸之苦。七也。土民土官安心定志。八
也。思田遺氓得還舊土。招亡復業。因其上俗。仍置酋
長。俾人自爲守。內制。徭。徭。外防邊夷。九也。悅服不復
兵守。無調發之費。有安居之樂。十也。夫勦撫之利害
明白易見如此。當事莫言撫何哉。其間有二幸四毀
焉。下之人幸數級之獲。以要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
捷。以蓋愆。是謂二幸。始謀請兵。終鮮成效。則有輕舉
之毀。頓兵竭餉。得不償失。則有浪費之毀。聚數萬衆

竟無戰克。則有縮畏之毀。狗土夷之情。拂士夫之議。則有迹嫌之毀。是謂四毀。幸蔽其中。毀惕其外。犯患而不顧。棄善而不爲。今日計其宜撫也明矣。衆皆曰。然。臣抵南寧。遂下令盡撤集兵。解歸者數萬。爲湖兵數千道。阻遠不易歸。分留南寧解甲休養。待間而發。未幾。盧蘇王受遣訴。願得掃境。投生乞宥。一歿。臣等喻令齋飛牌歸巢。速降無死。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尋率衆歸南寧城下。分屯四營。蘇受等囚首自縛。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請命。于是下蘇

受于軍門。各杖一百。乃解其縛。又諭之曰。今日宥爾死者。朝廷好生之仁。必杖爾者。人臣執法之義。衆皆叩首悅服。謂朝廷再生當以死報。願殺賊贖罪。臣等至其營。撫定其衆七萬餘人。復委右布政林富等安插。于二月二十六日。悉令歸業。是皆皇上至孝。達順之德。昭格上下。震攝鬼神。未朞月而蠻夷率服。不折一夫。不戮一卒。全活數萬。卽古舞干之化。奚以加焉。上覽疏。深嘉之。曰。守仁受命提督。蒞事未久。乃能開誠宣恩。處置得宜。致令叛夷畏服。率衆歸

降罷兵息民厥功可加。其賜勅差行人獎勵賞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太監張賜御史石金各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其餘有功官俱賜賚有差。守仁奏。比者侍郎方獻夫建議于田州暫設都御史。同廣西副總兵專駐其地。臣近因蘇受等歸降。行委林富及張佑。撫定其衆。竊見富慈祥愷弟。識達行堅。佑嫻于將略。才俱可使。請以富量改憲職。俾巡撫思田。張佑復其舊職。廩餼輿馬。取辦南寧土衛。不必干思田之人。俟歲餘。經略有次。思田止責知府理治。或設兵備于

賓州。或以南寧兵備兼理。遂如所議。九月守仁督兵討廣西諸寨叛賊。悉平之。先是斷藤峽等處徭賊。上達八寨。下通仙臺。花相等峒。連絡數年。餘巢盤亘三百餘里。流劫郡縣。屢征不服。急流入萬叢箐中。自潯浯上下。軍民橫罹鋒鏑者數十年。守仁旣招降思田。叛日。盧蘇王受責之。勦寨賊自効。罷還永順。保靖二司土兵應調至者。密授方略。使指揮唐宏等議乘歸途之便擊之。守仁止南寧。偃臥旗鼓。示不爲備。度賊已懈。督官四面圍之。永順攻牛腸。保靖攻六寺。巢以

月三日合戰。敗之。明日破仙女山寨。又明日破油榨。仁壁大陂等巢。斷藤峽平。乘勝進攻仙臺。花相白竹。古陶。惟鳳等巢悉破。右布政林富率蘇受等由別道抵入寨。突破石門。賊遂奔潰。我兵分道按勦。于是古遂。周安吉。鉢都者。峒黃田。鐵坑等寨相繼殄平。餘賊僅千餘人。且戰且守。趨渡橫水江。會大風。溺死大半。其脫身入山者。多投墜崖谷死。會守仁病甚。乃上書請告。奏言岑氏世有田州。人心久服。岑猛雖歿。有子二人。諸夷莫不願得。復立。其後議于開設流官。知府

外就於該府四十八甲內。割其八甲。降設田州。立岑
猛之子邦相。授以署州事。吏目。隸之知府。承岑氏祀。
時部議岑猛四子。而守仁止言存者二人。與前奏不
合。守仁曰。竊議武靖當猺衝。邦位出繼已久。民心歸
戴。况其才力足也。今欲更立。殊難其代。恐失武靖各
目之心。莫若仍還邦佐于武靖。而立其次子邦輔。時
各目執稱邦輔。外婢所生。名實不正。惟邦相係猛正
派。質貌厚重。衆心歸服。繼岑氏者。莫如邦相。臣等因
土官之立。專爲繼絕岑氏。以順諸夷之情。得旨如

擬後數年。盧蘇殺邦相。巡撫陶諸立芝。猛而邦佐爭立。及蔡經代撫。亦不能問。諸土官解體焉。禮部尚書方獻夫詹事霍縉言。臣等編戶廣東。備知諸徭爲患多年。先曾調三省兵數十萬人。劾支官帑數十萬兩。米十萬石。僅得田州安靜五十日。然我軍失亾。固已大半。而思田叛人。與吊嚴新寧白水。諸賊相表裏。時出劫掠。終莫得要領。新建伯守仁。乘百年破敵之後。感聖明特起之知。不役一卒。不費斗粟。片言馳諭。而思田稽顙。八寨斷藤峽之賊。各鳥棲獸伏于深巖。

絕峒間自我明開國來。未有輕議征勦者。今一舉蕩平。如拉枯朽。因湖廣之歸師。不煩調遣。善一將思田之降衆。得其死力。善二所誅者。積年渠惡。非他濫殺。善三因歸師以討逆賊。無轉輸之費。善四不役民兵。不募馬力。衆皆不擾。善五元惡就誅。餘黨威服。得撫勦之宜。善六八寨平。諸賊可知。漸次撫勦。兩廣良民得安。生樂業。善七。徒建城邑。惡賊失險。計安經久。善八。勞苦而功高如此。議者乃言守仁受命征思田。非受命征八寨。又言築城建邑。非人臣所得專。傳曰大

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故周亞夫不奉救梁之詔。遂破吳楚。范仲淹築大順城以拒敵。朞月奏功。當時未聞有專制之嫌。守仁者有便宜從事之旨矣。先是宸濠叛逆。江西諸臣誓死討賊。獨王守仁伍希儒謝源三人而已。成功之後。乃爲忌者所抑。不曰初同賊謀。則曰滿載金帛。當時大臣楊廷和喬宇從事飾其事。至今未白。夫國家論功有二道。有開國効功之臣。有定亂極危之臣。開國之臣成則侯。敗則寇。雖勿崇焉可也。惟禍變倏起。社稷安危。凜

乎一髮。効忠定亂之臣。則不可忘。何也。所以以衛社稷也。忠如守仁。功如守仁。一屈于江西。再屈于兩廣。司馬未見賞旌。司農委之查勘。臣恐機會一失。大功難成。城堡不得脩築。逋賊復猖。爲地方慮不淺。惟陛下察之。八年十月。廣西思田既平。新建伯守仁議設流官知府以制之。及平八寨。又移南丹衛于寨。改思恩府城于荒田。改設鳳花縣治于三里。添設流官縣治于思龍。增巡守鎮城堡于五屯。及侍郎林富繼之。又言田州界居南寧泗城南。通雲貴交趾。爲備非

一。改設流官。則邊方之守。我獨當之。岑猛本無叛情。身既伏誅。長子爲戮。情法兩當。若藉其土疆。刑浮於罪。何以服諸夷之心。宜降府爲州。卽以猛子邦相知州事。止選一吏目佐之。分設土巡簡司。使各世其地。無事則倚角而守。有事則彼此相防。爲便。八寨不可遷衛。有四。頑山絕地。商販不通。一也。瘴癘疾疫。人無固志。二也。生理亡聊。易驅從惡。三也。凌險孤居。緩急無援。四也。南丹衛設在賓州。旣不足以遙制。八寨又不得以還獲。賓州爲今日計。獨上林之三里。守仁故

所議設縣者可遷南丹衛于此。夫設縣則割賓州之地以益思恩。是顧彼失此也。遷衛則扼八寨之吭。以還獲賓州。是一舉兩得也。與守仁議微有不同。總督林富守帥仇鸞報廣西之捷。張祐破封川石硯。得首二百一人。張經破潯州。斷藤。得首百七十人。李璋破永福靈州。得首六十二人。沈希儀破象州武宣。得首百十一人。猺獞皆平。上勞之以銀幣。于是林富以新寧會寧二縣賊所據田。今荒蕪者。藉之營堡。爲之屯。其餘者。招還流移。使復其業。而蘇其逋。十八年廣

西藤峽弩灘諸巢悉平。凡斬首千三百五十。二十一年賓州馬平柳城諸徭僮首。韋公返。韋扶礦爲亂。土目楊留襲賊而死。千戶何鉞力戰無援亦亡。總督蔡經總兵柳珣自劾。兵部議于古田縣。建置長官司。擇土官領萬人守之。馬平容平浴容懷遠荔浦設立大軍堡。擇土舍各領五千守之。二十四年兩廣守臣奏。封川僮首蘇公樂張公藻等平。斬獲二千五百七十人。粵撫張岳陳圭等報柳州馬平諸巢。韋金田等平。前後斬四千餘級。撫者二萬餘人。詔陞賞有差。

十八年廣東崖州黎賊。那燕聚衆四千。流劫鄉寨。詔發兩廣土漢九千勦之。而賊搆昌化感恩諸岐賊。勢益猖。給事鄭廷鵠言。黎踞山崗中州縣。反環其外。彼高我下。彼腹我鹵。彼聚我散。無如之何。嘗考今昔。勦黎其大舉有二元。至元辛卯。勒石五指山。雖建屯田府。立會同二縣。而經略未盡。嘉靖庚子。又嘗大渡師。徒攻毀崗巢矣。議於德霞。擬建城邑中道。而廢。旋爲賊資。夫螂臂雖張。有限蟻封。雖密可夷。必先攻。郎溫嶺脚二崗之岐賊。使不得借爲証。必安慰。凡陽搆。

集之岐賊。使不得訛爲搖。必察土舍之右黎而左我者。立叅戎幕于德霞。其新附之異志者。遷之海外。如漢徙潯山蠻故事。詔悉允行。三十四年。勅馮岳節制容美十三司土官田世爵等。移荆瞿守備于施州。九永守備于九谿。世爵與向元楫。讐奪故也。三十六年。廣東扶藜蔡梅等。尙賊平。賊首馮天恩等爲毒數十年矣。總兵王璫。剿斷七千八百餘首。地方以寧。四十四年。總督吳桂芳言。廣東肇慶府上下江一帶地名羅滂。潯水介東西二山之間。竹木叢翳。素爲猺

淵藪。其羅旁西山。猺人先年都御史韓雍經畧隄防。頗就安輯。惟東山諸嶺阻深。箐而居。時出剽掠。有司每歲發卒戍之。費廣力疲。無益實效。莫如聚兵召商。隨山刊木。設立營堡。將就近田地。給戍兵耕。扼其從出之途。絕其潛伺之計。耕守既定。控制斯嚴。北岸營兵。以次漸減。報曰。可。四十五年。時銀豹久據古田。與諸獍分其地。爲上下里居之。銀豹兩犯省城。獨下六里人從之。提督吳桂芳遣典史廖元。入上四里。諭降諸獍復業者。一千九百餘人。銀豹勢孤。亦請降。桂芳

卽以古田平開因言古田自弘正來縣令未嘗入今
典史廖元恢復已有次第宜量陞簿候其政成卽擢
爲令又本省副總兵止以都指揮充之不兼制柳慶
權輕位下凡事輒爲撫夷道所持似宜特重將權部
爲置大帥焉太僕殷從儉曰獐所畏服惟狼兵先年
古田之寇未敢深入由狼兵聲威振也頃歲議減狼
置募已復革狼募二兵而用閩浙兵如捕鼠者易猫
以犬非所畏也臣嘗稽之往牒訪諸故老莫如調狼
兵占地而責之屯守蓋土官得以地爲利而古田素

稱膏腴。尤其所覬覦。宜擇調東蘭那地南丹三州土官。令親領精銳。各一二萬名。給以行糧。資以醫道。進據古田要害。田畜其中。各種村寨數百。種類數萬。其中固有納糧向化者。亦有曾經爲寇。未與犯城。後能懼罪。願立長相統者。進兵之初。當預榜別良惡。使知向背而不疑。奏入採行。古田僮賊。攻劫會城。戕殺官吏。連歲苦之。其最黠者。韋銀豹。黃朝猛。擄鳳凰。潮水二巢。險固不可拔。總督殷正茂。李遷謀。調思明土兵。及漢兵共十萬。令俞大猷統之。直抵諸巢。合營追剿。

斬首七千四百六十餘級。詔晉其秩示勞焉。隆慶四年。韋銀豹黃朝猛之亂。未熄。古田苦之。廷議大討。晉殷正茂專征伐。正茂會總督季遷。徵土漢兵十四萬人。分七道。門崇文將南丹。繇永福抵總輔隘。錢鳳翔將思明。繇兩江抵都狼隘。黃應甲王時科將鎮安。向武東。蘭田州。繇洛容抵三門。丁山董龍將泗城。歸順龍英江州。繇融縣抵思管風門蓮塘。梁高盧錡將三千人。備策應。征蠻將軍俞大猷總其師。以十二月破東山鳳凰犬巖澗水數十寨。賊奔潮水合陣。據

其極巔。五年正月。俞大猷陽擊馬浪。而陰以安隆死。士耶鹽等入其山伏發。分擊碎江金寶諸賊。三月一日。班師禽斬七千三百有奇。廖元王綱誘斬黃朝猛首。而銀豹懼不免。乃爲僞首以獻。居有頃。知韋首非真。正茂再購之。知縣唐執中計通其兄銀姑。生擒銀豹來。正茂躍然爲章自劾。以鳴不欺。檻車致西市磔之。上陞賚有差。素定東蘭南丹那地。三土州官族。巡簡職事守其地。立古田千戶所。升古田爲永寧州。萬曆元年二月。嶺東賊平。惠州有馬口等寨。叢山深。

箚賊嘯聚其中。督撫殷正茂擊之。俘斬藍一清等一萬二千有奇。先是賴元爵藍一清盤牙四十八巢。延袤八百餘里。晝夜以殺爲戲樂。或剖孕婦。或粥嬰兒。使毋燃火烹子。使子立觀殺父。慘酷萬狀。自隆慶初至末。所虜殺村落男婦。以萬萬計。其黨曾廷鳳等已遣子入學。馬祖昌等各面縛歸。佯降也。正茂燭其意。決討之。名諸軍大會。并徵左右江土兵。以叅議顧養謙軍歸善。吳一介軍永安。陳奎軍長樂。爲監軍。分三道入。自壬申冬至春。大戰數十。諸將佐暨丞尉及諸

生之有武略者。各效命直前。悉得搜捕。山巖溪洞。無一得脫者。嶺南北郡縣。始得寧帖。正茂復督諸將張元勳。胡震。陳璘等。逐海賊諸良寶。林道乾于海崖。盡傾其巢。螺溪酋賴元爵。馬公酋藍一清。洋島酋刁世興。大坪陳世通。掩棄酋鄒加儒。高潭酋馬祖昌。赤花酋馬祖盛。藍溪酋黃民泰。鮎溪酋黃貴。東坑酋李仲山。高砂酋廖和尚。石坑酋陳旗九。丫酋曾廷鳳。黃捕酋曹志良。烏石酋楊崖。爛田酋曾文瑞。葫蘆酋曾萬璋。捕尾酋黃明時。入萬酋謝福。陂鳥酋曹勝。麻竹酋王栗。碗窰酋葉景清。油步酋丘萬頃。半埔酋鄒愛清。銅坑酋曾仕龍。洋口酋蕭宗石。門酋廖一統。溪沙酋詹石懷。此皆惠潮阻山橫行者也。總督殷正茂。巡撫郭應聘。奏府江之捷。府江者。平樂府地也。上起陽朔。下達昭平。亘

三百里。諸獯憑險。又以朦朧三峒仙迴高天水涯諸巢根柢之。韓雍蕩平。百餘年。齒益駭。庚午。古田興師。未遑及。辛未。彪灘賊楊公滿雷公奉等殺千戶周濂。土舍岑文益橫。正茂請。詔徵土漢兵六萬人。四哨以從事。西岸及水哨。則王承恩董龍。三峒則王世科。東岸則錢鳳翔。而李錫總諸軍事。壬申夏。師克古西木魚靛諸巢。三峒之賊潰入南源。鷄筋山。我師擒斬五千一百有奇。條上六事。大要巡司久沒于賊。荔浦之峯門南源。修仁之麗壁。永安之古眉。悉易爲土。

司東則水涯。西則仙廻。更營于古西東線。募兵屯田。而開山通道。兩岸以便舟挽。府江距蒼梧。唐宋時設龍平思勒馬江沙亭諸縣。後胥爲夷。今割平樂富川賀縣之地。通東兩岸爲六道。朔縣治曰昭平。總其屯賦。得畝六萬有奇。北三北五峒老平法真等。許自新兵書方逢時。覆可冬。碎江賊廖金濫等。殘孽復逞。副使徐作副帥王承恩。率張世勳。敢戰捕斬二千餘。奪復峯門。周公樓自縛詣降。輸稅爲編戶。時懷遠黑獠以忿殺知縣馬希武。變聞。會大雨雪。兵無鬪志。李錫

曰非廣募浙人莫可制。郭應聘以爲舍狼取浙夷心
生侮。是自疲也。亟携其黨遣米萬世等分入。黃士白
果。僮青洪大梅。徭悉從安撫。咸願以兵助。十二月季
錫募兵四營。土十萬。浙千三百。廣千八百。鈞刀三千。
移牒楚撫趙貴黔撫蔡文各備邊。而監軍悉屬之沈
子木賊方屯板江大洲。恃五灘自固。錫裝戰艦四百
艘。設伏破其丹竹瀋營。同樓竹瓦諸巢。賊復集鵝嶺。
鋤鼓水兵截潯江。大破之。二年正月。李錫追及上僮
龍七寨。稱曰徭王。凡馘首三千五百四十二。餘孽乞

澤。設正茂乃議曰。懷遠舊治。環矜洞中。惟程村則附。殘民板江。則隣融界。宜擇於斯。方伯楊成吳一介。有決贊之力云。是時寧獍幸狠。要洛容獍。韋相義上油峒。獍爽伯雍陽朝金寶頂之獍。韋狼相永福邊山獍。廖勝朗以次削平。粵將張元勳。閩將胡守仁。合兵擊。逋賊林鳳于礪洲。大破之。鳳走呂宋國。四年六十三山及七山。皆岑溪獍巢也。酋潘積善。阻山公行爲患。總督凌雲翼。往征羅旁未還。以其兵威曉譬之。積善願歸田輸賦。以其子附學官受書。雲翼立五大營。移

潯梧守將轄之。治大峒城屯堡三十。上賞之。是時北
三酋長譚公柄、河塘酋長韋宋武、負毒弩百千羣。巡
撫吳文華商于雲翼。移恩吉將王瑞兵臨之。酋願以
所占據遷江所屯。還版圖事。得隸平樂。四酋六。張黎
福莊犯賀縣桂嶺。就捕。而韋六哥與黎天龍捍如故。
李錫大集民兵。達攻其白冒五指。斬千三百七十人。
而定。五年嶺西羅秀。據東南山海間。東西二山相踞。
驚江急峽。飛巖斷壑。諸徭窟其中。至世宗朝。浪賊
黃德祥等。雄據兩山。轉相寇掠。大司馬凌雲翼。既至。

討賊乃部署八道並進。克木夷山峒五百六十有四。俘斬四萬二千有奇。拓地數百里。置郡縣。捷聞。賜賚之。七年。總督劉堯誨。巡撫張任勳。十寨之役。卽新建伯舊蒐之徭也。調募土漢十萬人。總四部者。征蠻將軍王尙文。思恩。將李應祥。進于三里。柳慶將倪中化。進于忻城。永寧將于嵩。進于夷江。潯梧將張榜。進于上林。堯誨移蒼梧。叅政彭文質。尙舜岳。監軍事。十二月。分道禽捕。九千百三級。俘者五千。捷聞。告郊。廟鬱林酋長黃邦緣。近北海。走博北沙田間。入興業。

諸縣御史顧鈴兵巡王原相。大徵兵。生得邦緣。斬首四百。撫民狠者幾四千人。八年九月。廣西巡撫劉堯誨擒斬叛賊鮑時秀等。凡三百五十級。九年高江諸徭酋盤宗明。大人猶巷堡。百戶劉卿與戰。墮水而死。巡撫吳善檄標兵馳之。總戎呼良朋。斬首千有十一級。生俘八百有四十八人。起復侍郎郭應聘。再撫粵。遂改十寨爲三鎮焉。周安古卯爲一。思吉古鉢羅墨爲一。古蓬都者剝丁爲一。以上官族。目韋顯能韋應鰲黃馮。各授土巡簡職。世其地。仍隸賓州。設土兵屯。

田以實之。歲糧三千三百五十四石。應聘又計禽羅陽土酋黃金彪。忠州土酋黃賢相。圉內遂寧。十年。馬平獮韋王朋肆劫。總戎王尙文。斬首六百有奇。其始也。境內與非我族類者。交錢財。責負甚急。出入縣庭。卒至戕賊。大司馬梁夢龍。察其弊。下所司。嚴譏非常。所與獮猺通利致富者。沒入官。著爲令。十三年。懷集獮嚴秀珠。大蹂于開建封川之間。把總羅定朝。沒于毒弩。下兩廣總戎戚繼光。呼良朋。是以有金鵝之捷。大的五道而進。戴應麟出伏虎營。王如澄出蘭峒。魏

宗瀚出石牛營。楊壽甫出化峒。沈茂出會珠。前後斬級四百有奇。於是銅鍾牛欄石羊橋入峒。願克撫戍。唯命。二十年。交都統使莫茂洽。荒淫無度。黎維潭用鄭松計。襲殺之。幾殲莫族。莫敬用等竄我境上告急。維潭盡有交地。亦具款文。粵撫陳大科閉關弗納。二十一年。黎維潭復函封。乞如先朝從象胥後。前督府陳渠直指涂宗濬。舊有疏矣。彼之雪仇有名。勿拒其勘處。陳大科以聞。下部議可。按察使楊寅秋捧檄黎人。封還僞印。時莫人依土司爲逋藪。土司藉爲侵

地有謂莫分道屯據。所收喪亾萬餘人矣。而安平龍州雷州。以交黎劫焚告。寅秋曰詐也。二十五年。寶慶府城步縣護印照磨梅蕃。祚條議撫苗方略。時城步元知縣欲清丈苗田。苗大激。蕃祚順其土俗。治開覺諸奸。取苗之傲。驚者稍懲之。以定一方之變云。二月錄岑溪七山功。加撫臣陳大科右都御史。四月楊寅秋抵挂林賓州。用思明土官黃承祖策。擔土漢師五千人。整壁而待。特不以夜襲。搖款事。趣其方物。嚴裝抵關。候進止。設龍幄儀衛備盛。黎維潭赤跣白組。

其所對狀。世系世者。供繼井井。行叩頭禮。因諭之。給高平府治樓。莫氏交人。唯唯交戟之下。不敢失尺寸矣。督撫戴耀。巡按黃紀賢。林道楠。報款竣。詔陞賈有。加三十五年二月。廣西撫楊芳奏。安南夷官韋達。禮侵犯思陵。負險于公母山。竟莫能制。該國奉檄刺。灰函首詣鳳陽關。差范彥等。賚其印表。并三部貢物。惟世廟受莫登庸之降。封爲安南都統使。在事文武臣咸賞焉。銜壁獻琛之儀。未有如今日者。舉總督戴耀總兵王鳴鶴以下。得旨。黎維新。准襲都統使。

新頒銀印。令其叩關祇領。贖印銀兩。其免解以昭德意。裴宗奇等梟示。三十六年四月。總督戴耀報欽州事。夷人突入州城。破獄殺官。水陸兩防。悉未能遇。糾付帥楊應春。付使蔡夢說。俱戴罪。其爲殘莫遺孽。行叅維新。捕之有旨。戴耀久任。平居制禦。謂何。豈得誘宅下吏。三十八年。酉陽土司冉御龍。先年以兄弟相讎之故。與永順土司彭元錦。構禍。而御龍甥彭象乾。爲保靖土司。與元錦不相能。聲言元錦必反。督府通議勦之。辰州知府瞿汝稷。謂在羈縻之而已。黔楚

自征播後。城野皆非昔時。何堪鼓輦哉。請于撫按願
以檄喻之。喻而不順。用兵未晚。遂草檄千言。使人持
喻。元錦柔服。再喻保靖酉陽二司亦服。一方帖然。汝
稷尋以卓異聞。天柱巡簡朱某。以德化苗蠻。教之耕
田。治生息闕。睦里苗蠻服之。仍選其俊子弟。教之讀
書習禮。而身自率之。又舉其率教者。引之謁上官。使
知官府之貴。一方遂爲善俗。知府瞿汝稷請于監司
題請天柱爲縣。朱某爲知縣。四十二年五月。瓊厓生
黎節羅活。與抱由等峒。熟夷相構。那影慙乞火藥爲

禦。大帥揚鳴鶴。以爲裨將張萬紀足辦之。而三戰三北。二月之役。薛鴻翽七十餘人死。四月之役。符起鳳四十餘人死。十一月之役。一千戶四把總九哨官五百餘人死。萬紀陣亡。於是兵科張國儒。彈劾督臣張鳴岡。大帥以下。曾國棟。袁應兆等。御史魯之繇。劾鳴岡厚結粵璫阮鼎以自覆也。四十三年。總督張鳴岡巡撫林欲。屢巡按俞誨。覆奏改州之議。曰。土官岑氏世濟兇頑。天厭夷氣。三繼三絕。武靖乃斷藤峽中之碧灘也。地險旣深。狼兵復篤。似宜改州爲鎮。近隸潯

州移府判官于其地。簡衛弁統狼兵。更番戍之。便可
之。四十四年十月。粵督周加謨撫林欲廈。爲畱稅增
兵之議。以交賊督勝集文淵等。驅象馬六千人。攻上
思州。已逼馱英二村。復吞汪榜六路。德廬雖被天刑。
余孽尙稽天討。憂心如燬。策餉勦除。四十六年三月。
兵部議廣西夷案曰。狡賊扶隆祿山。虎踞自雄。鯨吞
爲虐。執誠獻俘者十夷。宜誅之于交趾境上。嚙越皇
威。至于安南都統黎維新。高平府莫敬寬等。宜加褒
賞。堅其恭順之心。八月巡按俞誨曰。自董元儒謂夷

情日熾。土司日削。上思距南寧僅數十里。如救焚溺。是以有那堂平那賴三大營之役。下石西等州久困蹂躪。是以有卜築旄毒嶺之役。調土兵千人戍之。天啓二年八月。粵撫何士晉奉援黔之旨。調泗城南舟萬人付之。札文煥而部咨。又令與推官袁玉佩面商。狼兵可否。然而田州岑懋仁。招亡納叛。連結交夷。帶甲四十萬。安酋遣細人與之約。西南半壁。唾手然者。出州願請自備甲馬。以敵乎黃龍府。泗城願獻安酋書檄。以詰奸自居。而至于戍柳百人。尚乞撤回。殆貌

恭也。歟。藺囚援遼。倡亂錦江。獬囚征藺。窮兇富水。皆明鑒也。用漢不如用狼之奇。用狼不如用漢之穩。梧兵一千。粵東兵三千。畱餉二十萬。粵力罄矣。十一月。總督胡應台募鮮夷商二十四人以報。曰濠鏡之地。若蓮花然。浮峙海中。一線小經。聯于香山。曰塘基灣。近年增稅二萬金。廣民食其機利。頃太僕李之藻欲募三百六十人。乘風浮海。以圖恢復。張壽之來。竊疑之用夷攻虜。事不經見。責以戰守三百。猶存乎見少。如以習銳已耳。無取多選遠夷。致駭觀聽。今夏經毛。

番仇殺灣夷。灣夷呼救甚急。助以酒米。張設軍容。紅

番始遁。創達幸濠鏡。之不爲澎湖也。時紅毛據澎湖南丹州

土官莫儁。劫肆有年。怙而不悛。頃通謀安酋。納其賂

私助甲馬三千。祖母韋氏大義滅親。傳命莫欽明等。

計擒儁。墮樓歿。爲保祚也。於是巡按賈毓祥嘉其內

變。請旌韋氏。詢于夷衆。舉莫伋襲厥職。三年五月。交

祿酋何惇。窺黔蜀之變。狡焉啓疆。集衆五萬。以一枝

從波羅而犯龍向。以一枝從遷隆。一枝攻上思。總兵

紀元憲堵之。斬賊百餘級而遁。

職方氏論曰。夏典要荒。周官蕃鎮。大抵因俗而利導之。逾湟絕嶺。雖扶輿暨紘。橫海伏波。而化理終塞。廣東東莞伯何真尚矣。廣西當嶺南右偏。土瘠而民獷。獠猥獠窟焉。左黔右鬱。荔浦東西。殘破不次。大藤諸峽深險。卽被誅鋤。未數十年。復跨江出剽。非田寧梧。藤諸孱卒之所扼也。桂林之北。連武岡。則六峒爲之孽。柳慶之東。通懷遠。則八寨爲之根。府江上下。近蕩平而猶巢。右江岑猛。雖討除而復種。王盧再叛。思田更強。自茲以往。經制日困矣。湖廣土官。皆據湖南巫

黔中地錯辰常間。溪深峒險難馴易蠶。永順保靖自
求迄今富強雄脅諸司。其構結也廣矣。其憤驕也堅
矣。夫西南夷帶河礪山。迤五省而亘天半。昭其雅度。
漏彼綏人。乃國家神氣。不自厲揚。每行征誅。輒議調
發。當其備糗連營。不費公家一錢。名稱佐急。及所過
恣掠。軍法難糜。慘于劇盜。蘇松征倭之血。可謂覆
轍。浸尋至于萬曆之季。援遼命將。遍及夷官。馭朽未
兢。巴渝先陷。於是既用夷治夷。夷權日畸。其有領兵
奮節。殞首疆場。朝議無所以優之。而爵級遂濫。或加

文資至于藩臬。或晉武秩予以都督同知名器。苟阿禮貌配旬。裁抑則前賞化仇。寵褒則後錫已庶。實禍藪也。走不敏懼焉。擬以文旌止于太守之銜。武表極于副帥之例。而五府玉帶之階。兩司花金之界。持之甚力。其若土將而授流官。勿使楚居楚地。蜀轄蜀藩。必遠陟邊鄙。踈其黨助。然後箴常可察。隱怙易驅。蓋畏其卒也。夫用兵多變。時多勢殊。粵稽銅柱樹標。漢卒斃于瘴癘者過半。韓襄毅堊定大藤之亂。善用達軍。何其不崩不沉。迅若霆電。及新建王守仁撫處思田。

潛芟八寨亦足振天威矣。後起者或以爲未盡哲人
猶難之。而况鹿鹿者乎。

全邊略記卷之八終

全邊略記

卷八

四九